大寶積經卷第二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制譯

翔

三律儀會第一之二

復次迦葉當於尒時有人許現修菩
薩行便自顯揚生於放逸生放逸已
謂勝獨覺及阿羅漢住於非理名不
可治當墮惡趣復次迦葉未来有人
住於非業作非業故取衆生相為說
法故處處遊行唯修似行極似布施
持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熾
盛流布若有如實說是經者則為他
人憎嫌捨弃於是經中起邪見想是
愚癡人不知此經呵責破戒迦葉當
於尒時皆為賊行之所織汙是故彼
人不思己過能甚破壞正等菩提由
覆藏故懷著而謗无上佛果復次迦
葉當尒之際不隨順僧不知恩報而
行開發云何開發謂開發他心如来
說彼數以語言誑惑他故招致飲食
迦葉當於尒時不護語言訶毀如来
別解脫戒復與不護語人同其事業
不攝威儀住不淨處為住不淨處者

說諸法門此法漸當為人輕賤如是 [illegible]
漸漸多有女人棄捨丈夫入於寺舍
為聞法故而便就坐時有比丘即為
宣說相似涅槃迦葉我觀今時有五
百數非法之門不修行人常當隨順
五百煩惱悲无所滅諸有所為與俗
無別當有如是大可畏事而復於中
希望利益是故求菩提者不應親近
諸比丘尼亦不應行如是之行常當
捨離一切交遊應一切時捨諸利養
受行乞食捨所愛服受糞掃衣著捨
一切樓閣房宇牀鋪臥具應往谿澗
巖窟樹下捨離一切病緣醫藥資具
所須從陳華藥知諸衆生普為親屬
行大慈心常應忍受撾打呵罵終不
撾打毀罵他人捨離一切知友施主
諸眷屬家應當隨順自業行智不應
同彼在家俗人常應順奉波羅提木
叉教迦葉世若有人於別解脫起違
背想則為於佛力無所畏而生違背
彼若於佛力無所畏生違背者則於
去來現在諸佛而生違背由此未來
所受異熟無量大苦假使三千大千

大寶積經第二卷 第三張 翔

世界一切衆生受地獄苦比前衆生
所受苦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
百千俱胝乃至筭數辟喻優波尼沙
曇分亦不及一若欲遠離如是苦惱
應當遠離如是種類惡行比丘縱遠
相去千踰繕那亦應遙避何況近耶
若但聞名尚應棄捨何況見聞而不
遠離是故應當親近一法何等一法
謂一切法悉無所有若得諸法无所
有忍則不親近供養承事如是惡人
是人復應親近二法云何為二謂求
諸法本無所有及求諸法性而亦不
應起於求心應云何求如所求者都
不可得不可得中不應起无所得心
猶如邪見如是離一切三界心順菩
提行離一切相心順菩薩行菩薩行
者謂前所說為菩薩行是故聞此法
已應捨離之則於来世親得奉事弥
勒世尊心不貢高亦不卑劣作是唱
言快哉安樂我得解脫魔之羂網及
諸惡趣迦葉若於後時聞是經典不
驚不怖及見己身於中隨順復能發
心受持此教佛知是人定當守護我

之正法迦葉辟如長者財寶无量子
於家中乃至見一盛水之器起父財
想彼於異時其父喪亡資財散失忽
見其器尋自念言是我父物將置身
邊或時藏舉迦葉當於尒時諸比丘
輩亦復如是聞此經已作是念言此
是如来柔軟微妙大梵音聲之所演
說復有比丘聞已誹謗持法比丘作
如是言此冣真實如来所說彼持法
者人衆微少住處劣弱將如是經書
衣藏舉掩遣誹謗如是等人我亦知
見悉皆付囑弥勒世尊於冣後時當
為衛護如来法城次後當為无㝵大
施復次迦葉若善男子聞是法已隨
其智慧而修行之成就深信正見衆
生於當来世遇弥勒佛初會之中具
修梵行於冣後時亦當衛護如来法
城迦葉我今普觀乃至不見一人不
親近我於當来世五十年中聞是經
典不生誹謗則能受持讀誦之者无
有是處若於此時得見我身及以奉
事供養之者彼於来世五十年中當
得讀誦受持是經不待於我歎其功

德彼等自成一切智智同一體時隨
念於我心生歡喜作如是言希有奇
特釋迦牟尼佛善能攝受護念我等
是故迦葉應學此法學此法者隨所
樂求一切功德皆不難證尒時大迦
葉白佛言世尊我已究竟无復志求
於此法中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我於是中極為知足終不能成一
切智智世尊無上菩提是希有事於
我聲聞難為證得佛告大迦葉言我
不為汝說然今因汝為他敷演汝今
勿於如是大事而生疑惑汝等亦當
逮證无上正等菩提復次迦葉若諸
衆生成渴法心成求法心漸次皆證
無上菩提既證得已為斷一切希求
心故與諸衆生宣說正法迦葉菩薩
應當成就四法發大精進何等為四
云何精進所謂不求色受想行識求
无漏法謂無地界無水火風界不說
地界不說水火風界所有言說悉名
表示是表示法皆非實有菩薩不應
取表示法以為堅實時大迦葉白佛
言世尊我等於如來所實无疑惑若

他問言是表示法非真實者佛之音
聲言說表示為虛妄邪若有此問當
云何荅佛告大迦葉言於未來世有
諸比丘不修身戒心不識義理顚惷
熾盛言辭麁獷於是經典不能受持
如法讀誦何以故彼住色受想行識
生心故未來比丘住是經典表示法
中如住色受想行識生故復有一類
諸比丘等住在家法於勝義諦无復
志求如生盲人以金華鬘冠飾其首
而不自見當於尒時諸比丘輩亦復
如是聞是等經言說文學尚不受持
況復能入所修勝義譬如幼童若男
若女為大丈夫之所訶叱此幼男女
於後異時聞是人名驚恐怖畏當於
尒時諸比丘等亦復如是聞此等經
如實說過知已不悔樂好衣服返於
是經而生怖畏迦葉如繫蝦蟇在獼
猴手而此獼猴面不迴顧當於尒時
諸比丘等亦復如是聞此等經違背
不顧不住其前迦葉譬如野干為狗
所逐走趣塚間窟穴深挽當於尒時
諸比丘輩亦復如是聞說此經如野

大寶積經第二卷　第七張　翔

千走野千走者謂犯禁戒誹謗是經
聞是經已退道還家馳求欲境趣向
妄人趣於鬧諍諠雜醫術及以斷事
而於其中多犯禁戒我說此等如趣
塚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如趣窟穴
馳騁劒槊刀刃槍林諸大地獄如趣
深坑迦葉當於尒時諸比丘輩成就
如是野千之法不能悟入如是等經
但能毀謗稱揚過失身壞命終墮大
地獄
復次迦葉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若表
示法非真實者如来言說亦非實耶
彼若說言佛之表示名為真實諸表
示法亦應名實有智比丘應問之曰
大德今者為執何事為執空耶為表
示耶彼若說言我執表示應報之曰
汝即是佛何以故汝有言說表示法
故彼若說言我執於空應問彼言當
為我說執何等空何以故不可言說
名之為空若執表示以為空者或於
我我所衆生壽者非空執空又問彼
言汝意云何樂一切法空不彼若荅
言我不喜樂一切法空智者言曰汝

又忘失沙門釋子何以故佛說一切
空无我故不說有我衆生壽者數取
趣故彼若說言一切法空我樂空性
應語彼言汝心尚樂一切法空況復
如来應正等覺復次尊者為眼是如
来耳鼻舌身意是如来彼若說言眼
是如来耳鼻舌身意是如来應語彼
言汝於今者亦是如来彼若說言眼
非如来耳鼻舌身意亦非如来應語
彼言仁者汝作是言眼表示非如来
乃至意表示非如来即非表示是如
来也我於此處豈不悟耶彼若說言
眼非如来亦不離眼而有如来乃至
意非如来亦不離意而有如来應語
彼言如来所說十二處有謂眼處色
處乃至意處法處此即衆生及衆生
名字仁者為眼是如来非如来耶乃
至法是如来非如来耶彼若荅言眼
是如来乃至法是如来應告之曰如
仁者言一切衆生及山林大地應是
如来彼若荅言眼非如来乃至意非
如来復應告曰如仁者言如来即法
及以非法彼若說言色非如来乃至

法非如来應告彼言若如是者豈以
非法為如来乎彼若說言即以非法
以為如来應告之日若如是者所有
衆生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婆羅門及
諸尊宿殺害生命犯不與取行欲邪
行虛誑離間麁惡雜穢貪瞋邪見應
是如来彼若說言非非法而是如来
應告之日非法非非法應是如来若
非法非非法是如来者則无表示仁
者無可表示是如来耶迦葉應當如
是折伏愚人我不見有世間人天能
與如是如法說者而共對論唯除瞋
恚愚癡之人不堪忍者雖為開示不
生信心毀呰空法棄捨而去迦葉汝
等應當受持是經於未来世有諸比
丘持是經者當得三名而為表示何
等為三謂說斷滅無物无蘊及無恭
敬當尒之時如是經典為他誹謗汝
觀尒時不恭敬佛不恭敬法但依表
示名字語言虛荷僧名而无實德雖
稱佛号於他開示而不能解云何可
得瞻奉如来雖說佛法而不能知如
来意趣云何得名為善說法四雙八

輩是佛弟子聲聞之僧但知其名於
彼功德不知其義不能領受依名實
德為於衣服飲食卧具病藥緣故毀
謗於法菩薩於中應勤精進於是等
經深生希有樂欲之心受持讀誦何
以故是人来世為護法城迦葉我念
過去九十一劫空無法時如是等經
不復流布又念過去起於千劫有佛
出世号休息熱惱住世八万四千劫
成熟菩薩利益世間又念過去復有
如来号無邊力住世二十億劫於二
十億劫行菩薩道然後證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迦葉汝觀於佛修習幾
何難作之行攝諸衆生復次迦葉劫
濁盡世我等不應輕賤己身何以故
於劫濁中乃至一人能於我所信解
此法甚為希有一切衆生不持刀杖
追逐我等亦為希有何以故此法即
是善丈夫法謂於諸行為無行想難
了知故若有我見衆生見命見數取
趣見有見若依諸蘊起於戒見若多
聞見佛見法見涅槃見若有起於涅
槃見者如来悉知見為邪見何以故

佛於涅槃而无分別亦無所得若於
涅槃起於分別及有所得如来盡說
名為邪見若邪見者則名無智若無
智者名為損害若損害者名曰愚夫
名愚夫者於大菩提則無樂欲乃至
遠離生天勝道迦葉於未来世當有
比丘年紀二十三十四十乃至百歲
為老所侵莊嚴衣服雖剃鬚髮毀壞
威儀老病衰朽無有威光趣向邪法
臨命終時由罪意樂之所障蔽熟思
已犯懈怠不修而於三處示現證得
何等為三或矯現威儀或復詐現修
持淨行或舉手自稱言我无與等以
此三處示現有證斯人咸墮增上慢
中臨命終時心生追悔既命終已生
地獄中是故迦葉我今分明宣告汝
等我為汝等真善知識樂欲利益哀
愍汝輩不令於後受大熱惱如慕理
迦(唐言尾宿)畔地迦(唐言路生)波利婆羅理迦(唐言安梵志)
受諸苦毒迦葉我終不聽執著我見
衆生見壽者見補特伽羅見者於我
法中而得出家我若不許强出家者
皆為是賊食重信施亦不成就真比

丘戒迦葉寧當絕食至於六日不於

我法得出家已食重信施起於我見

衆生壽者數取趣見乃至涅槃見是

故菩薩應發精勤不應執着我衆生

壽數取趣見有見涅槃見為斷一切

見故應當說法迦葉如是等經我今

付囑諸菩薩等何以故彼等意樂同

於我故若彼意樂同於我者是我伴

侶我伴侶者則便堪能受我付囑介

時世尊而說頌曰

衆苦所逼迫　都无能救護　唯除世導師

無有戲論者　諸苦惱衆生　修下劣邪道

漸增諸欲貪　由斯墮惡趣　无導無救護

住之嶮曠遠　趣向邪道中　終無安隱處

辟如人持財　求利行遠道　於中群賊起

劫盡諸貲財　失財已空歸　為利增熱惱

所貸他人財　被債倍生苦　斯等亦如是

為法故出家　本所持法財　白業皆銷滅

唯淨剃鬚髮　愚墮諸見中　執着我衆生

補特伽羅想　說空法比丘　不着數取趣

於此起謗心　速墮於地獄　以瞋恚因緣

遞手相誹謗　自犯畏人知　妄宣他過失

身惡及口惡　意業多諛諂　顛倒隨見流

斯人生惡趣 造諸惡業已 速疾往三塗
衆苦所燒然 无能救護者 未來有比丘
卒暴多瞋恚 逼惱諸出家 趣向菩提者
此諸可畏衆 誹謗如是經 不復能信受
釋師子之教 互起瞋恚心 遞共相苦切
更相揚過失 惡名遍十方 虛加惡唱他
於己便生恥 柔和者劣弱 邪友勢力增
是知正法衰 惡人多勢力 我之所愛子
謂諸善比丘 應趣向餘方 往求安隱處
從惡得解脫 於此起悲心 宜於是經中
當自審思念 佛有如是教 當樂住餘方
正法滅壞時 柔和者難得 相隨俱往詣
如來稱歎所 或有言此處 可離不可居
當詣大仙人 得大菩提地 復有稱仁者
汝實善為營 繞塔以求真 是名世尊教
寧當至於彼 悅意菩提地 不可恒此居
漫於瞋道所 比丘當詣彼 為我故應行
見佛所遊方 昔曾安止處 經行宴坐地
若石及空閑 集已共咨嗟 為之數啼泣
言是彼大仙 經行受用處 昔日曾遊止
轉无上法輪 有為悉無常 我等今不見
人及非人等 天龍皆會集 善化令歡喜
何乃見空虛 時往道場中 最勝菩提地

同来集會已 當如理思惟 世尊於是處
成無上佛果 驚怖惡魔軍 猶如野干衆
是為道場地 大覺所端居 過去及未来
一切諸佛座 安處大雄尊 億天所敬礼
七日加趺坐 諦視善提樹 瞻觀供養畢
次往鹿林中 言此轉法輪 聲聞於梵世
彼諸比丘等 當為數悲啼 為欲調五人
導師来至此 五人初見佛 各起憂惱心
立制自相要 我等勿為起 時大悲世尊
哀愍群生類 為五比丘說 甘露果時成
礼轉法輪方 心悲數啼泣 次往涅槃處
感佛寂後身 於此雙林下 利益群生類
碎身分支節 於茲般涅槃 嗚呼大聖尊
釋迦大寂滅 今但聞其名 惜哉我不見
大師復於此 寂後度善賢 能以智先知
此為寂後度 或修時壽盡 或發趣命終
或修己身亡 彼皆生善趣 從於彼時後
深廣法沉淪 持戒毀禁人 皆當得供養
受他重信施 速墮惡趣中 汝觀諸比丘
有如是差別 智者修雖後 速受人天身
是等照世燈 憐愍世間者 大智諸菩薩
慈心利衆生 常作勤修事 勇躍心歡喜
當成大覺尊 亦逢事弥勒 供養彼如来

衆中蒙授記　隨心所憶念　為彼大威神
我說誠實言　安慰如是輩　彼雖不見佛
而與見佛同　我昔求菩提　礼敬於諸佛
若諸女人等　趣無上菩提　我及无量佛
皆當安慰彼　速成男子身　得見於弥勒
供養彼如来　所求悉如意　應學諸智者
淨信而出家　堅固樂欲心　多聞學持戒
於弥勒佛前　得受其記莂　是故聞勝利
起信修善賢　安住堅固心　攝諸衆生類
誰於如是處　求而不得之　有慧及精勤
善提不難證　修習慈悲念　捨離諂曲心
常樂在空閑　是則菩提道　若人於是法
空說不能行　衆皆礼敬之　此為可畏賊
若人為飲食　及諸利養事　受持正法門
互共相傳說　斯惡活命人　名為空過世
於此捨人身　惡趣受衆苦　或於佛法內
假名為比丘　誹謗於契經　善說解脫禁
言我具弘宣　所有木叉教　雖為比丘像
終失人天身　若誹謗人天　及毀一切智
如是謗法人　得罪復過彼　善防身語意
令不起諸惡　能除此三行　必當得涅槃
復次迦葉如来滅後昔於佛所深種
善根諸比丘等悉般涅槃具勝意樂

諸衆生類命終復盡後五十歲正法
滅時當有比丘性懍貪著猛利貪欲
瞋蔽其心樂離間語毒害於他言詞
麁獷慘厲顰蹙住三法中何等為三
所謂醫道販易親近女人住此三法
退失四事何等為四謂退戒蘊善趣
果證如實見佛由退此四復成四法
不生猒離熾盛增長云何為四所謂
嫉妬增長熾盛瞋恚惡心增長熾盛
耽著種族增長熾盛貪著飲食積聚
衆味愛樂衣服瞋蔽心故置之篋笥
專行此事以為常業於沙門法空无
所獲亦不發生沙門證道聞是等經
當墮四處何等為四謂墮謗法佛所
不許而反說之獨為女人宣說法要
毀謗如來別解脫戒聞是等經轉加
壞法而墮生長惡業之中迦葉譬如
惡狗以苦膽灌鼻於意云何彼狗倍
生凶惡心不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是
如是佛告迦葉彼等惡人猶如惡狗
及毗舍遮見有比丘住淨意樂持是
法者說是法者住於真實少欲之者
歎少欲者於是人所不生歡喜而起

猒背心懷怯劣復生熱惱以其瞋恚
障蔽心故作是念言我等住在非時
非處於非時中而為他人輕毀我等
是故聞說如是等經起於誹謗面加
毀辱瞋恚麁言此非佛教此輩受用
多欲因縁非少欲者迦葉我種種名
讚歎少欲及以喜足名為易養亦名
易滿名淨除者行頭陁者極端嚴者
我亦讚歎住阿蘭若者發精進者遍
淨命者汝等不應多修貯聚箱篋等
法何以故應當修習如是法故汝等
不應猶如銅鈸空有其聲應順如来
修行此法又亦不應起重瞋恚亦復
不應攝取事物應當住於无事無物
勿於處所生住著心應無所住不應
自讚亦不應畜牛驢等類不應成就
住懈怠處應當發起殊勝精進捨離
不善攝受善法迦葉我種種名讚歎
寂靜住阿蘭若不處憒閙今於是中
種種名說極淨除行若有不住極淨
除者具大欲者成罪惡者即當誹謗
諸有安住極淨除者迦葉辟如愚夫
於四月中服蘇患渴尋詣池所求水

而飲他人謂曰汝已服蘇勿復飲水
而致命終是時愚夫瞋蔽心故毀呰
罵詈不順他言飲水而死迦葉如是
如是未來比丘貪著有見住不善行
有持法者作是教言此是應作此不
應作彼惡比丘瞋蔽心故毀呰罵詈
謗是經典迦葉今時尚有於如來所
多興諍競何況未來汝且觀是賢護
比丘如來制戒令諸比丘受一坐食
瞋蔽心故於夏三月不至我所迦葉
今於我前尚有如是輕梵行者況佛
滅後貪著飲食衣鉢病藥睡眠所覆
瞋恚猛利如是比丘聞是法已尚不
恭敬如來大師豈能敬彼持法比丘
迦葉名為不善亦名極惡如是法寶
即當隱沒於中若有求大利益善男
子善女人信我教者後滓濁世極覆
藏時善人難得時聞如是等甚深法
已應為如理者說不為不如理者為
信者說非不信者我今亦為如理者
說非不如理者為信者說非不信者
迦葉譬如惡馬不受被甲若同良馬
為被甲者反生驚怖何況更聞螺貝

鼓聲能堪受者無有是處如是如是
破戒比丘無有時分堪能忍受善丈
夫法猶如惡馬及生驚怖迦葉破戒
比丘乃至聞說一言諸法無我執我
想故於中便生怖畏諍競何況聞說
被善甲耶若被甲已即能降伏百億
魔軍而令畢竟不生鬪諍諸善比丘
被精進甲不破根本頭陁功德淨除
根本无貪恚癡根本無嫉妬根本離
欲根本獨處性根本寤寤根本於二
切時一切種中不應發起恚貪之心
於種種物無所希求如是被甲名無
根本若被如是種種甲已應發无上
菩提之心於一切處不應執著況起
我想是故不應起於我想衆生想壽
者想數取趣想女想男想地水火風
想欲界色界无色界想持戒想破戒
想空性想取要言之一切諸想皆不
應起以一切想无所得故迦葉貪若
實有則應了知近之令滅貪愛之心
非住一處無住可得唯除妄語是故
如来名實語者如来說之諸所有貪
皆為非我如是諸法是沙門法諸沙

門法皆無所得若復有人著此想者是人則為著我想等如須弥山退失聖教諸沙門法少不可生亦復不能住沙門法如是廣大寂勝之法於彼愚夫癡所棄捐少不應說何以故若執少法則當攝受極怖畏處大地獄中住之一刧迦葉汝觀俱迦利比丘(唐言惡時者)提婆達多比丘(唐言天授)騫荼達羅比丘(唐言飲財)迦盧底輸比丘(唐言器兒宿)毋達羅多比丘(唐言海授)阿濕繁比丘(唐言馬騰)布那婆蘇比丘(唐言柳宿)蘇氣恒羅比丘(唐言善星)是我給侍親對我前聞我說法見我經行見我端坐見我神足遊處虛空見我降伏多千外道於大衆中摧彼邪法如是等人尚於我所不生信樂於步步間恒欲毀我由是步步漸增其惡復次若說佛名信為寶者應持上器如須弥山盛栴檀末而散其上應作繖蓋猶如三千大千世界持在空中而覆其上何以故為信佛故何況信已捨欲出家無所依倚修諸靜慮迦葉如是衆生於中忍可極為希有能善護持佛所制戒則能了知彼甘露

翔得

法如大衆中以其皮革及餘臭穢共
製人像或造種種諸雜面相彩畫莊
飾令極端嚴有人持之置於面上或
以衣物纏裹遊行豈以相貌謂為好
耶審知穢惡便生猒離如是如是諸
惡比丘以如来威德容儀嚴整審諦
觀察方知極惡由自他我想而生貪
愛若人了知我想非實聞是等經不
生瞋恚何以故由為他人毀呰違逆
聞此等經倍增猒離若有衆生心懷
執著當知即是邪見之人若起邪見
於是等經如實教誨即生瞋恚何以
故有我想者有瞋恚故
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聞
是等經瞋恚毀壞誹謗之者即非沙
門雖復說有沙門名字非我聲聞我
非彼師何以故是我聲聞則不妄語
我非妄語之師何以故如来是實語
者能如實說一切法空者迦葉如来
能破我執與之鬪諍若與如来諍者
名為惡魔如来不許魔衆出家受具
足戒如有人言青雀小鳥生大龍烏
迦葉意云何如是之言為可信不迦葉

白言不也世尊佛告迦葉於意云何
大寶積經第二卷
第二十二張 鄭 條
為等類不迦葉白言非為等類復次
迦葉又如說言妙翅鳥王生於飛鳥
於意云何為可信不為等類不迦葉
白言不也世尊亦為非類復次迦葉
又如說言螢火小蟲負須弥山飛空
而去於意云何為可信不為等類不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亦為非類佛告
迦葉如是惡人若住我想乃至涅槃
想者稱我為師轉為非類迦葉如有
帝王安住國界撫育群生快樂无極
種種飲食自然成辦傍有侍臣奉王
正化時有一人衆未曾識為財利故
隨學臣法不禀王命自於大臣王等
衆中詐宣王制作如是言汝等應當
止住於此或言汝等作如是事迦葉
如来法王亦復如是王大千界攝化
一切三乘衆生十力功德圓滿成就
作諸佛事安樂无邊飲食供養自然
豈是於中一類衆未曾識為活命故
說我衆生乃至涅槃不受如来无我
聖教作如是言如来所說此事應作
此不應作於中有人信佛順教不誹

大寶積經第二卷 第二十三張 翔

誇者聞其所說謂是勝妙清淨福田
輟己資財及妻子分殷重信心如法
施與乃至未覺諸過已来初無斷絕
如是惡人同於衆人所未識者飲食
既終於聚鬧處日日談說王事賊事
食事婬事女人事醫方事飲酒事日
月博蝕事王者来去事種族事等或
言吉日應行他所當得飲食如是等
類種種言談推度晝夜還僧伽藍或
經二宿乃至六夜隨所住處亦常談
說如是等事无正念慧失壞威儀昬
癡睡眠涎唾流溢隨所想像睡夢中
見或見己身往詣他所疾行緩行種
種諸事既寤寤已乎相向說或夢汝
身如是行坐從如是處有得不得復
有說言此夢吉祥宜時速往村邑王
城至他家處出入往来摇動面目舌
遍惱故心不安和無等引定貢高自
舉諸根纔雜與俗无殊言不應時心
多馳散樂遊俗里諸族姓家不能奉
持別解脫戒獨為女人宣說法要於
說法時心住貪染而於是中增獲利
養染著之心猶如嗌蠱愚癡躭愛增

住增著不生悔故於別離時啼泣而
去又於二處開示他人云何為二得
淨好施便讚歎之得非淨好即便毀
呰相會遇時下看所得復相問言施
主今者為施何物為施與誰飲食資
財幾多幾少迦葉當知是謂不修行
者乃至命終之所言說不修行者復
有餘過生惡意樂謗正法迦葉應
於如是諸比丘輩生憐愍心何以故
以其當受苦惱果故尒時世尊而說
頌曰
愚夫緣活命　隨學帝王臣　故往諂餘處
詐宣王制令　至彼傳密言　勿致王瞋罰
愚人於此處　亦以活命緣　何況最勝佛
於多百劫中　捨身支節等　及作多難事
我非法王家　僮僕被讁罰　亦無問者能
為作為不作　施與比丘房　上妙美珎饌
及施上妙衣　一切恭敬與　勤苦求財物
奉施持戒人　不以自供身　亦不將供子
不如法住者　食之便捨去　共相會遇時
言我快意噉　所在聚集處　說王事賊事
闕邏鎮守事　種種飲食論　說日月愽蝕
及王來去事　或言當得勝　或說當敗亡

大寶積經第 卷 第三十張 神林

此非所應言 常共數論說 極妙臥具上
晝夜躭睡眠 晝往善人家 求多富有處
言此施非少 亦非為最上 尋思是事已
宴默空坐談 懈惰不勤修 如驢恒負重
而於眠夢中 見所分別相 覺已宣示他
相向益談說 言勿憂勿笑 後當得安樂
此事宜速成 勿復生憂惱 數往於村邑
動止無威儀 喻若行獼猴 迴轉於面目
入於聚落內 為女說法言 棄捨佛契經
及善別解脫 既從施家出 觀其物少多
見少則罵他 亦毀他眷屬 於相會遇時
發言平相問 得何物何食 相問答何事
略說如是事 經於百年中 如是所尋思
以為自活命 爭滿桃酒味 及以香華等
為藥療其身 求之少病惱 假令有百佛
無事亦彼何 棄捨所修行 與在家无異
於身生保愛 不離於我人 彼作是修行
由斯墮惡趣 若人謗正法 重善所燒然
無覺慧愚夫 與在家无別 若諸釋師子
修習行聲聞 不以活命緣 毀犯微少戒
智者不貪食 常生重稽想 不淨觀修心
以還施主債 捨離欲漏故 了知一切相
教聽如是等 此教中出家 智人不誹法

於所說空性 數數起勤求 不可得堅實
勇健大智人 了知空性理 能怖畏魔軍
彼堪銷供養 若能離貪染 不毀於空性
佛子勇健人 兩足中應供 正法不久住
生世多愚癡 少柔和比丘 求不放逸者
智者應生憂 不久自磨滅 後於晝夜間
謙說曾有我 世間無救護 唯除兩足尊
修行學處人 悉皆當滅沒 彼不了如是
所有審意言 則不恭敬佛 及无上正法
正法當盡滅 應速發精勤 乃至少時間
聽聞當不久

大寶積經卷第二

己亥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